



~ 16
3298
15



冊八拾
號九文
函九

門八16
號3298
卷15



帶經堂集卷八十

歙門人程校編

蠶尾續文八傳

新城王士正貽書



范先生傳

濟北有通經學古之大儒曰范先生諱明徵字仲亮別字雪厓其先玉田人元至正間始祖好禮自玉田徙霑化祖某貢士判瀘州父某諸生先生少慕古學不屑章句九歲通左氏內外傳以古文化家為制舉之文于是清河南北無不知范仲亮者既屢躋場屋發憤聚書數千卷州次部居甲乙鈞

貫于六經三史尤致意焉凡漢唐諸儒注疏以逮
宋儒濂雋關閩之說由博返約慎所持擇折衷諸
家之論而一以大公為斷康熙己未開史局秉筆
者率齟齬陽明且波及象山之學術目為異端其
始倡于一二人既而眾喙附和膠牢不可解先生
憤之作朱陸異同或問略曰或問于范子曰人謂
陽明之學異端陸象山之流象山可謂異端乎范
子曰象山烏可謂異端也異端者非聖賢之道而
別為一端也古之楊墨今之釋老是也象山固學
為聖賢而宗法孔子孟者也焉有學為聖賢宗法孔

孟而可謂之異端哉象山蓋異于考亭非異于孔
孟也譬之適燕者東人由于齊西人由于趙其所
從入之途異而適燕則一也曰象山專主尊德性
而略問學于不事是蹊于禪者也豈聖賢之旨乎
曰此非象山之意也使尊德性而舍問學之道亦
非所以尊德性矣自禪宗有不立文字之說而曹
溪之書遂滿天下有謂不必識字而可明心見性
者今謂象山為不識一字也可乎試觀象山集所
載未嘗不教人讀書窮理使之理會文字也考其
固以道問學為事者而言非存心無以致知何嘗

不尊德性乎兩家之學既立各有弟子角持其師說爭勝不已今性理所錄多考亭門人所述非盡考亭本旨也伊川之易傳說書考亭不從者什且五六亦可謂其別為一端乎陽明之是象山也皆其求之心而自得者也既自得于心而成其為陽明以之事君取友建功立業卓然于天地可傳于後世安在其異於孔孟而謂之為禪耶曰象山謂告子亦有高處此象山自為告子之學已異于孟子矣曰此未足為象山病也孟子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是言告子之勇辨不察未嘗以告

子為楊為墨也湍水杞柳應口而斥至其言生之謂性孟子不遽斥之者以此語未大失也失在于猶白之謂白耳白之謂白猶未大失也失在于等雪與玉羽而一之則誣矣使謂犬牛與人各有所生之性亦復奚失哉孟子不云形色天性乎象山所以高告子者以為非孟子不能折之陽明謂告子毫釐之差亦以為非孟子不能辨之也明其毫釐之差以著其千里之謬皆于其原本折之不為隨影之吠也今謂象山陽明皆為告子之學則兩先生所以辨告子者各自有說不具論而胡敬齋

考亭之孝子也謂告子亦自認為聖門全體之學
但先著性體之見云云遂內外兩截而本原失矣
其論猶之陽明也兩先生讀孟子之書而學告子
之學雖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兩先生為之乎孟
子所以闢異端等于禽獸者謂其以學術殺天下
後世也今為世道人心之患者果象山為之乎陽
明為之乎操同室之戈拾唾餘之論欺冢中之枯
骨肆龙舌之狂吠恐亦非考亭所樂問也會岷山
徐學士元文被命為監修官先生遺之書論于
忠肅復辟事及張江陵之相業言多超越常論又

嘗孔子王號辨一篇力詆吳沈張璠之非子為
酒有請正至聖祀典一疏先生見之欣然有合因
千里寄示文多不具載先生事親至孝彝祭皆準
古禮又立宗法修譜牒排難解紛鄉人化之有不
善惟懼先生知也故相國文襄李公之芳詹事李
公呈祥叅政杜公浹與先生交最善如王文正寇
忠愍之于魏野而不佞士正亦忝縞紵之雅故先
生遺命以傳屬予先生卒年八十所著有天文圖
文廟崇祀考雪屋詩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子一汝
恕孫二姓孑孑有文足世其家

舊史氏曰先生辨學術則通朱陸之郵論史事則本春秋之義摘齊黃之失正張桂之罪訟居正之功皆不屑隨聲附和以取世資可謂特立者矣因撫其大者著于篇

王延喆小傳

明尚寶少卿王延喆文恪公鏊少子也其母張氏壽寧侯鶴齡之妹昭聖皇后同產延喆少以椒房出入宮中性豪侈一日有持宋槧史記求粥者索價三百金延喆給其人曰姑留此一月後可來取直乃鳩集善工就宋版本摹刻甫一月畢其其人

及格鐫級去行之日囊無一錢松江人醵金數百強投舟中復又製一衣獻之正華一無所受松人走白巡撫中丞下檄使受之移書慰勉乃量受為行李之費既歸家騎一驢往來田間歲一至郡城渭南南禮部廷鉉官河間與之往還甚稔予過獻正華已歿問其所居在縣西門數椽僅蔽風雨云

武風子傳

武風子雲南之武定人名恬或言其先軍衛官也嘗行乞市中或寄宿僧寺狀若清狂不慧特有巧思能於竹箸上燒方寸木炭畫山水人物臺閣鳥

獸林木曲盡其妙嘗畫凌煙閣功臣瀛州十八學士鬚眉意態衣褶劍履細若絲粟而一一生動或以酒延致之以箸散布其側醉輒自取畫運斤成風藩王督撫藩臬大吏欲邀致之輒逃匿山谷弗見也其箸一束直白金一餅宦滇南者遠餽京師用充方物風子醉後或歌或笑或說論語往往有奇解年六十餘卒按盧氏雜記云故德州王使君椅有筆一管約一寸許管兩頭各出半寸以束中間刻從軍行一幅人馬毛髮屋木亭臺遠水無不精絕每一事刻從軍行二句云虜鼠牙刻之故崔

如期至索直故給之曰以原書還汝其人不辨真贋持去既而復來曰此亦宋槧而紙差不如善書豈誤耶延喆大笑告以故因取新雕本數十部散置堂上示之曰君意在獲三百金耳今如數予君且為君書幻千億化身矣任君取攜去其人大喜過望今所傳有震澤王氏摹刻印即此本也又有持琥珀求售者中有蜘蛛形狀如生索直百金延喆謂蛛果生耶曰然然則碎而視之果爾即償百金否則一錢不直手碎之果有生蛛自內躍出行凡上數巡見風化為水乃立以百金償之其豪快

如此

李公正華傳

李正華河間獻人以明經爲令累官知松江府潔廉爲江左第一順治末東萊李御史森先巡按下江誅鉏豪右有海忠介之風中讒被逮吳民號泣攀送者數萬人旣登舟僚屬皆在相視揮涕正華最後至攜一酒瓢滿酌送侍御慷慨言曰吾曹期不愧天日不愧朝廷不愧百姓耳成敗利鈍造物司之公今日之行榮於登仙諸君何至作楚囚相對耶侍御掀髯大笑諸君改容謝之後必考成不

郎中鋌有王氏筆管記此其類焉

劉澤清小傳

南渡時東平伯劉澤清者字鶴洲曹州人天啓中戶書郭允厚家奴也後充本州捕盜弓手少無賴爲鄉里所惡徙居曹縣遭離亂從軍積功至總兵官金陵立福王遂爲藩伯開府淮陰其兄忘其名字鳳洲崇禎時亦至總兵官禦敵歿于王事稱名將非澤清比也澤清爲人陰狠慘毒睚眦必報曹縣士大夫懼其禍者甚衆澤清在江淮縣有故居空無人一日諸生十數輩僦飲其宅或拾一錦鞋

于內閣中傳玩之座中有謔者澤清知之使健兒名捕至淮盡殺之中表兄某夙有違言遣人召之中表懼祈哀于澤清之母母爲婉轉申救澤清佯許諾禮待頗厚既辭歸立遣健兒途中拉殺之已而大兵渡淮澤清迎降歸于京師以叛案有連至盧溝橋伏法行路快之不數年子姓無子遺故居爲墟

李母董太夫人傳

太宜人董氏前廣西按察司僉事分巡左江道李公之繼配予嘗誌公墓今二十餘年矣而太宜人

以壽終年八十有四公子方伯君復屬予傳太宜人事行董世爲德州儒家祖漢佐父元勳皆諸生太宜人年十九歸于李僉事公方爲孝廉鍵戶雜誦不問家人生產糗殮之計一委太宜人遇儉歲脫粟不給一日偶借麥于鄰太宜人手製餅餌進僉事公以其餘及長子浹而自食青麩浹元配宋宜人出也 國初僉事公知故城縣調豐縣兼攝碭山縣事皆以太宜人從而浹亦登順治三年進士第知平陽府之芮城僉事公署碭山也夜歸對食不樂太宜人問之曰今日某甲告監生某謀叛

將興大獄如之何太宜人曰礪人素刁悍喜終訟是或利其財耳宜疾往親驗之事有無立決矣公曰善明日晨往驗無叛狀遂白其誣太宜人性明決能斷大事皆此類僉事公以工部員外郎權清江三年積羨金數千笑謂太宜人曰以此歸市田廬不復憂饑寒矣太宜人正色曰此絲毫皆公家物何得私也公笑謝謂吾戲嘗汝耳立疏獻之朝遷郎中擢廣西分巡左江道僉事至岳州以病致其事歸歸而教子方伯濤兄弟太宜人脫簪珥佐脯脩無倦僉事公卒太宜人遂舉家政屬子婦

齋居素服親族宴會皆不與以此終其身康熙乙卯方伯以第一人領解額明年成進士入翰林三載授編修太宜人乃就養于京師戊辰方伯由翰林出知臨江府太宜人就養江西督家人灌畦種蔬戒方伯絕饋遺為清白吏方伯受教惟謹又數以方略禽巨盜曾翕焦定等絕盜源太宜人喜曰而父在豐碭間嘗介馬掩捕盜渠孺子乃亦辦此清江縣蠹吏收稅作奸方伯廉得之寘于法太宜人復喜曰此而父在故城清丁地法也會上諭督撫各舉廉吏以次 陛見方伯為舉首太宜人

遂北歸方伯遷兩浙轉運使未幾特擢廣西布政使司布政使太宜人率家居不復就養壬午瘍發于項方伯聞之請急歸奉 俞旨蓋抵里三日而太宜人病革撫方伯曰汝既歸吾復何憾齊粵相距六十餘里及歸視舍襲人以為慈孝之感非偶然者也彌留之頃內外孫曾而下凡八十餘人皆侍左右人尤以為難太宜人性勤儉僉事公歿四十年衣惟布素子姓侍側不命之坐不敢坐臧獲輩皆銜恩服教而太宜人未嘗大聲色也生萬曆庚申十一月二十四日卒康熙四十二年癸未

正月二十八日初封宜人進封太宜人子三人浹潤皆前卒仲即方伯濤也女子一人適趙班孫八人孫女八人曾孫十九人曾孫女八人元孫六人以其年十一月十九日祔于僉事公之墓

舊史氏曰春秋書婦人之賢莫如敬姜戰國婦人之賢則有田稷之母敬姜之教文伯曰卿大夫朝考其職畫講其庶政夕庀其家事而後即安文伯卒為魯賢相田母之教稷曰修身潔行不為苟得廉潔公正遂而無患載之烈女聲施至今觀太宜人之教方伯與其佐僉事公者其亦無愧于二母

也已予故著之于篇使後之論世者知方伯之為廉吏由母教也

畢母王孺人傳

畢母王孺人者予之從姑母也先太僕忠勤公之曾孫曾叔祖按察柏峰公之孫從祖叅將熙明公之子年十四適淄川太子太保戶部尚書白陽畢公長子履禮先生際壯幼賢淑嫻內則當其有家兩家方鼎盛列戟相望而母儉約自將有桓孟之德少保官大農居京師母從姑省視少保公一見賢之戊寅少保薨母相履禮先生治喪內外井井

先生同產兄弟三人析爨後或以浸潤相間者母折之曰先少保自為松江理官即以清白聞天下晚官六卿而家無餘財我為家婦詎有不悉而以雨露之私疑天地耶壬午先生歿孤盛錫甫八齡母一身兼顧復迄于成立厥後盛錫又卒母年六十有八矣撫兩穉孫世溶世治自提抱迄受室推燥就濕恩勤罔替人不知其為無子之也太夫人後先生三十六年以壽終母朝夕候寢門供滫瀡柔滑有如旦暮性慈善子孫輩有過委曲誠之終不忍暴其短其御僕婢輩亦然寧已之無衣

而不忍人之寒寧已之無食而不忍人之饑蓋其天性也母雖巾幗尤諳大義當甲申鼎革流賊陷京師郡邑徧設偽官逮鄉士大夫幽之犴狴威以刀鋸名曰比餉太夫人率諸幼哭于少保公之廟母獨曰無憂也賊作如此舉止其能久乎未幾本朝義旗入關賊遂潰散如母言人服其識蓋母于歸八年而少保公薨十二年而履禮先生卒五十五年而盛錫卒凡七十一年而稱未亡人者六十年喪子撫弱孫者又十有七年壽八十四冰霜之操聖善之德內外族鄙無間言可謂難矣康熙

辛巳夏士正取急里居其冬盡急將詣闕而外弟盛鉅以所為行略來乞傳

贊曰春秋紀伯姬之節魯敬姜之賢去人二千載而稱道不衰徒以吾尼父有取焉爾母之節之賢視伯姬敬姜何如而采風者不及名不得上于禮部千百年後將與草木同朽腐詎不悲夫予母之從子也舊嘗備位史官庸敢質言為傳以補采風之闕失俟史館筆削云爾

居烈婦向氏傳

向氏高郵人向崇德女也許字同州人居某次子

士驥有居軒者大猾也家富於財至不可訾計復竄名鹽漕諸臺使吏籍中軒於某為族祖相厚善某且死以其婦張二子士驥士驥為託自是日往來其家久之遂與張通繼而士驥娶於申軒又通之向既于歸軒復謀通之屬張與申為諭意堅不可自是聞軒至必深避遠隱軒計絀更製麗服一稱簪珥之屬稱是屬申貽之向持之益堅碎其衣投諸地罵不絕口申走報軒於張所軒大恚乃謀以明日匿軒於別室而張與申偕往陽以好語勸譬之復大罵如故乃呼軒出三人共毆之立死至死罵不絕口未幾其父崇德控於官事下江都府及揚州府同知皆入居軒之賄且欲以自媚於臺使遂當崇德誣告既數月矣余時為揚州推官最後屬余讞刑訊軒備得情實三人皆論棄市論曰昔孟軻氏鄙儀衍為妾婦而所謂大丈夫者乃在於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者世之鬚眉男子能蹈道者有幾人哉向氏一十四五弱女子耳而所為若是所謂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可矣

樂烈婦許氏傳

許氏青州之博興人丁卯舉人州牧女也適同邑貢士欒克昌第四子某性婉變得舅姑歡欒子未弱冠修士行政文章夫婦相莊如賓康熙四十二年八月姑患痢亟欒子侍疾衣不解帶者兼旬母病以差而欒子遂病不起十月初九日也夫亡之二日烈婦舉嫁時簪珥衣衾畢送舅姑所曰未亡人無所需此當以佐喪葬之費告其母曰女子之義從一而終且無子雖生奚為告諸嫂曰新婦不幸不能終事舅姑是在兄與妯矣二十日告歸訣母明日還欒氏二十六日日晡從容理妝竟易服

拒戶自經死年二十一烈婦死五日其兄許某以應試歸自青州視殮顏色如生觀者皆泣下

論曰魯文伯死其母敬姜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吾惡吾子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先祀者勿瘠色勿揮涕勿陷膚有降服勿加服君子以為是賢母之昭其子也而非女子之常經也若烈婦之死合于經矣所以昭其夫者至矣故為之傳而謹其日月以附于春秋之義

二烈合傳

烈婦張氏開封襄城人也曾祖寧萬歷壬辰進士

三十七
官四川副使祖永祺天啓辛酉舉人父某諸生甫
筭歸縣人樊廷柱有子二人曰魁兒曰亞兒廷柱
病革烈婦自矢撫孤孀居七載足不闔門其鄰有
王荊州者素亡賴隸籍襄城營爲兵聞烈婦美而
豔悅之謀于其同伍山海人王習武以康熙三十
年十月十九日夜踰墻鑽穴入其室烈婦覺之大
呼二賊逸去明年四月二十四日魁兒與其叔宣
獲麥于鄉亞兒晨赴塾烈婦獨處室中二賊晝入
劫之烈婦大罵手枕畔藏刃斫賊荊州奪擲地復
脅之烈婦取菜刀格鬪習武又奪之烈婦奮身大

呼適比鄰皆以獲行闖其無人二賊怒且懼泄也
習武刃其首烈婦仆地罵不絕荊州斷其脰立死
是日巳時也年三十有四亞兒歸見母死急走報
宣鳴于官不得殺人主名懸案待緝旣三年矣三
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時加酉荊州忽發狂大聲
疾呼自言與王習武殺人狀甚悉即入室自縊以
死宣聞于縣縣逮習武至一訊而伏習武論大辟
而請旌烈婦于朝

烈女秀姑姓孫氏錢塘人年十五歸楊氏子文龍
幼未婚也文龍父鼎元以康熙三十七年攜子負

三十八
販之衢州秀姑與姑侯氏家居其鄰有閻士積者
年五十餘矣素無行與其黨胡起龍輩八九人暴
橫里中三月八日侯卧病樓居士積突入室將犯
秀姑秀姑嚙其指士積負痛逸去六月十六日秀
姑獨坐門內士積穴壁遽持其足秀姑驚走泣訴
于姑因并及前事侯氏聞于地鄰鄰人介士積詣
楊謝比至侯氏憤甚擲茶盃擊士積誤中起龍起
龍固袒士積者遂罵侯氏已又與士積及其黨踵
楊之門辱之士積呼秀姑曰汝晝訴地鄰夜將安
訴吾不能致汝者非夫也秀姑飲泣慰姑先寢燈

下自縫紉其衣下及裙袴畢飲溲死時十八日之
夜也天方炎酷顏色如生數日不變里甲張廷冀
等以處女貞烈聞于官巡撫中丞疏請旌表士積
論辟

論曰張氏以弱女子奮刃殺賊不克卒蹈白刃而
死其義烈不減龐娥親矣秀姑從容紉衣裳禦強
暴潔身遠辱雖死猶生而出于羈貫之歲豈不尤
難哉

沈烈女傳

沈氏大姑者本紹興人父達人僑居京師以字同

三十三
郡朱謙穆謙穆幼孤母龔氏年十九苦節撫子迄
于成立家貧賴其舅某贍廩以給朝夕康熙丁丑
之秋始納采沈氏以貧故未能娶也無何謙穆病
且篤大姑聞之自誓歸朱脫夫有不諱願奉孀姑
終身言已即日命駕歸朱氏居五日謙穆死大姑
撫尸一慟而絕康熙戊寅六月二十八日也年甫
十九夫婦死不踰日有八十老人蔣玉生者敘述
其事傳之而詞不雅馴予因略次之如右

韓氏兩賢婦傳

青城叅政韓公庭芑之孫定州知州逢麻之子曰

澤吉先娶於王繼娶於孫二女子皆有賢行皆宜
男而皆不幸夭折以死二女子者其一吾之女孫
其一吾之自出也予哭之過時而悲澤吉一日造
門泣請為之合傳且曰得吾翁一言庶幾不與煙
草同盡嗚呼語有之悲者不可為繁獻吾何言哉
然澤吉伉儷之重義不可負輒揮涕述其生卒日
月而為之傳以代楚些之辭以抒吾悲且以慰澤
吉之意云爾

王氏小字崇姑本吾兄子啓濱第二女生母畢溜
川解元世持之妹吾之自出也女幼失怙恃予令

兒啓沔撫爲已女母王長山太常少卿楨之女也
夫婦艱于嗣雖女也珍愛之過于男女生而端靚
明慧事父母至孝女紅組繡不學而能八歲隨父
母之官文登居九年始歸歸於韓年十八矣事君
舅君姑如其事父母姑伊安人歿事伯姑如其事
姑旣析爨自淄川移居青城一年卒始女之病也
予官京師其父官堯山其伯叔往來如踐更視醫
藥然竟不起生康熙十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卒三
十九日四月二十六日年才二十三有二子子灤
子洛

孫氏小字俸姑益都相國文定公廷銓曾孫光祿
署正寶仍之孫太學生續厚之子也光祿娶吾再
從妹續厚又娶吾女姪故兩世皆吾之自出女生
而秀惠娟好眉目如畫隨其母來歸寧予兄弟竒
愛之常在提抱七歲語言舉止異常兒曾祖母一
品夫人宋尤篤愛之曰是兒足娛吾老天性至孝
九歲母患疫女侍疾視藥餌調飲食如成人稍長
精女紅遇事敏而能斷試以家政一二言輒中肯
窳德容言工族鄙交推第一初女孫之歿壻來吾
家慮其難繼者子兒啓涑啓沂因爲言女甥之賢

三子九十四
為蹇修而聘焉年十九歸於韓時定州君遠宦灤
陽而姑猶在殯歲時伏臘薦浣薦豆湘之奠之愾
乎見聞諸姑娣如歎為禮宗至於撫前室二子推
燥就濕時其衣被食飲疾痛疴癢如身受之既有
二子二女鵠鳩之德均平如一子亦不知其非
所生也嗚呼賢哉歲時遣使展前室本生父母之
墓終始無倦前室母王自堯山歸未幾病卒衰經
苦由如其子女蓋其孝友誠出于天性則然及病
子洛甫九歲祈禱于神願以身代子兒啓訪方需
次於家往哭之慟逾已女子衰病不能往拊棺顧
不知老淚之沾灑也生康熙二十二年六月二十
九日卒四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年才二十四有
二子子滿子注女二人漁洋老人曰傳必系贊吾
傳二女惟記其生卒略述其行事而質言之故序
而不贊云

帶經堂集卷八十

帶經堂集卷八十一

歙門人程哲校編

新城王士正貽上

蠶尾續文九論 辯說 記事

宋公子鮑論

春秋文公十六年宋公子鮑禮於國人鮑美而豔
 襄夫人欲通之乃助之施既而夫人使昭公田於
 孟諸使帥甸攻而殺之左氏曰書曰宋人弑其君
 杵臼君無道也予以為邱明之言諄矣弑昭公者
 公子鮑為首惡罪不可薄觀鮑日數於六卿之門
 又竭粟以貸國中此與商人田常輩何異襄夫人

以祖母欲淫其孫為昭公之不禮於已輒先殺公子印等而昭公不能救令之田欲殺之蕩意諸言之而昭公不敢適諸侯蓋襄夫人平日有馮太后武嬰之惡公素畏之而鮑因嬖幸以陰肆其篡弑之謀非一日矣故昭公弑鮑遂立雖曰王姬實鮑之謀善乎劉原父權衡篇曰公子鮑為不臣襄夫人為不母而宋公未有無道之實也且公子鮑欲盜其國而先施於民襄夫人欲通於鮑而遂弑其君宜推公子鮑為首惡不得輕此兩人之罪反惡宋公也昔儒謂左氏之說謬於聖人不其然歟

竇建德論

隋末割據諸奸雄皆羣盜耳獨夏王竇建德有帝王之度觀其舉措殊不在太宗之下楊維禎云觀建德行事不忍以劇賊目之在鄉里時解所耕牛與貧無以為喪者起兵日滑州刺史王軌為奴所殺以其首來建德曰弑主大逆也納之敗教遂誅奴反軌首此舉暗合聖經不納三叛以懲不義之旨光武有慚德矣推是心也豈不可以有天下乎又謂夏王之義尤在斬宇文化及諸逆臣為煬帝素服發喪一事而唐乃納宇文士及以為上儀同

視夏王何如此詎可以成敗論耶秦王俘建德世
充於京師謂宜誅世充而赦建德以服天下之心
顧乃斬建德於市赦世充為庶人徙蜀未行獨孤
修德殺之猶免修德官此又何說耶胡寅謂宜數
世充之罪而戮之而以宥世充者宥建德則刑有
章矣諒哉顧寅又議建德不當哭煬帝謁蕭后以
為異乎漢高之於義帝則腐儒之謬論不足取也

東西二漢水辯

漢水有東西二源自桑欽常璩酈道元以來諸說
紛紛軫軼不解予嘗兩入秦蜀於東漢則探其源

於西漢則窮其委因為辯之按百牢關下有分水
嶺嶺東水皆北流至五丁峽北合漾水入沔而為
東漢嶺西水皆南流逕七盤關龍洞合嘉陵水而
為西漢常璩云漢水有二源東源出武都氐道縣
漾山因名漾西源出隴西蟠冢山會白水經葭萌
入漢始源曰沔故曰沔漢酈注引漢中記云蟠冢
以東水皆東流蟠冢以西水皆西流即其地勢源
流所歸故俗以蟠冢為分水嶺即此推沔水無西
入之理又云東西兩川俱出蟠冢而同為漢水按
常氏以沔為西漢水其說紕謬酈注辯之躓矣又

謂東西同出蟠冢非也。且桑欽謂漾水出隴西氏道蟠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為漢水。而曰至廣魏與白水合。又至葭萌縣與羌水合。是以漾為西漢水也。又謂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又曰沔水東南逕沮水成東南流注漢。是以沔為東漢水也。酈氏兩疏之而未辯其非。夫禹貢蟠冢導漾東流為漢。漾之東流見於經者顯然如此。余過武都蟠冢山下詢漾水土人指涓涓細流東南入沔者。即是則漾入沔合流而東。共為東漢水。其源流甚明。而其上流又出分水嶺以東之水。穿五丁峽而與漾

合。常氏既附會漾水之名以為東漢。又妄以沔出蟠冢合白水為西漢。是明與蟠冢導漾之文相悖。桑氏又析漾沔為二條。其流迥別。至云漾合白水羌水。則與禹貢東流為漢之文又不符合。今按通典蟠冢山有二。一在天水上邽。一在漢中金牛山。雍大記云西漢水在西和縣源出蟠冢山。西流與馬池水合。此乃上邽之蟠冢。在今秦州。又云漢江源出沔縣蟠冢山。東流入金州。此乃金牛_{即五丁峽}之蟠冢。禹貢蟠冢導漾。乃沔縣之蟠冢。非秦州之蟠冢。知蟠冢有二。則東西二漢源流各自了然。漾之

與沔本為一流與隴西之蟠冢都無交涉常氏之誤可不辨而明矣沮水出武都東狼谷東南流注漢水經此條在沔水下而此又云漾水出隴西蟠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為漢水不惟兩漢水皆合於沮必無是理而漾水近在武都之蟠冢反遠引隴西之蟠冢東流至武都為漢其誤總在以兩蟠冢為一山故自為矛盾如是酈氏於漾水條下又云通谷水出東北通溪上承漾水西南流為西漢水則未嘗按脈察理而牽合桑氏之說以成其誤不知漾水實東南流無由西南流與嘉陵白水相合

也山海經云蟠冢之山漢水出焉東南流注於沔郭璞云在武都氏道縣南蘇氏書傳云漢始出為漾東南流為沔至漢中東行為漢皆謂東漢水也其嘉陵江自兩當略陽出陽平關至朝天峽南逕廣元縣又南逕昭化縣白水江自階文來入之酈氏所稱西漢水南入嘉陵道而為嘉陵水常氏所稱會白水經葭萌桑氏所稱至廣魏與白水合又至葭萌與羌水合者皆謂西漢水也黃氏日抄云漢水二源一出秦州天水縣謂之西漢水至恭州巴中縣入江今重慶府巴縣一出大安軍三泉縣謂之東漢

水至漢陽軍入江觀此則二漢水源流益洞然矣
何紛紛聚訟爲哉

殛鯀辨

東坡謂史記舜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云云屈原云鯀悻直以亡身則鯀乃剛而犯上者耳若四族皆小人安能變四裔之俗哉蓋四族之誅皆非誅死但遷之遠方爲要荒之君長爾此論極當而史記乃附會以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惡獸之名杜預又以檮杌爲鯀若然則所謂不可教訓不知話言不才如此四岳何爲

而舉而堯何爲姑試之耶皆不可通韓非子又謂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與共工諫堯不聽舉兵而誅鯀於羽山誅共工于幽州呂氏春秋則謂堯以天下讓舜鯀爲諸侯怒欲爲亂比獸之角能以爲城舉其尾能以爲旌舜於是殛之羽山審若是則堯舜揖讓而先以征誅而舜乃以私憾殺鯀何以服天下由是黃熊玄魚黃龍諸妄說紛紛而起禹何其不幸哉按楚詞注堯長放鯀於羽山絕在不毛之地三年不舍其罪與東坡之說相近差可信

姜貞毅葬衣冠辨

萊陽姜如農塚如須垓兄弟齊名時稱二姜如農
崇禎末爲給事中建言謫戍宣城衛鼎革後遂卜
居吳郡不歸鄉里給事死遺命葬宣城以謂故君
未賜環不敢首邱吾友張杞園貞作祠記書其事
南北名士多歌詠之旣而遷其夫人之匱合葬於
宣而葬給事之衣冠於父母墓左予謂非禮也夫
給事身值滄桑居吳不返或歲一歸省墓或數歲
一歸省墓猶可也死不首邱又不歸骨先壟顧遠
葬戍所此則矯激好名之過而害天性之恩可已
而不已者也至遷其夫人遠紉江南而以已衣冠
代歸葬此尤非也已不歸葬已無以慰父母之望
於地下乃并其婦已葬之骸骨大去其鄉明其與
父母絕矣孝子忍乎哉是何其於君臣之義厚而
於父母之恩薄也禮曰禽獸失喪其羣匹越月踰
時則必返巡過其故鄉回翔焉鳴號焉躑躅焉踟
躑焉然後乃能去之矧血氣之屬尤莫知於人乎
予讀思穎詩每致憾於歐陽永叔茲給事之葬亦
未敢附會以爲然聊書杞園記後以質諸知禮者
云

陳同甫曹操論辯

陳同甫論曹操當合張魯之資乘漢中之勢整兵
臨蜀則劉璋震恐欲召劉備而無所及備雖至而
亦不能禦況荊州用武之國備必不釋以與人而
徑入蜀則璋不得不降璋降蜀平然後命夏侯淵
張郃守之躬自還鄴整兵向荊使許洛之兵衝其
膺蜀漢之兵搗其脊絕吳之糧援則荊州破劉備
蹙然後傳檄江東雖有智者不能為吳謀矣云云
予嘗考之昭烈入益州在建安十九年操破漢中
在二十年是時昭烈已領益州牧有諸葛公為股
肱法正為謀主趙張馮超之屬為爪牙劉巴彭萊
之流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綱舉目張蜀中已成
磐石之勢安得謂蜀人懾操之威必不拒守而且
謂備不入蜀璋必出降如矇者之道黑白耶讀龍
川集至此不覺失笑故辯之

詩品辯

鍾嶸詩品予少時深喜之今始知其舛謬不少嶸
以三品銓敘作者自譬諸九品論人七略裁士乃
以劉楨與陳思並稱以為文章之聖夫楨之視植
豈但斥鷃之與鯤鵬耶又置曹孟德下品而楨與
王粲反居上品他如上品之陸機潘岳宜在中品

三
中品之劉琨郭璞陶潛鮑昭謝朓江淹下品之魏
武宜在上品下品之徐幹謝莊王融帛道猷湯惠
休宜在中品而位置顛錯黑白淆譌千秋定論謂
之何哉建安諸子偉長實勝公幹而矚譏其以筮
扣鐘乖反彌甚至以陶潛出於應璩郭璞出於潘
岳鮑昭出於二張允陋矣又不足深辯也

鳩食麥說

康熙癸丑新城之曹村有鳩千百食麥按月令言
仲春鷹化為鳩喜其能變不仁之心也王制言鳩
化為鷹然後設罽羅周禮司裘注仲秋鳩化為鷹
月令於仲秋當言而不言者惡其變而之不仁也
夫鳩性拙乃不終安其拙一變而為強悍猛鷲之
物可謂不善變者也今不待仲秋而害稼與蝗蝻
騰蝨等鳩之不仁甚矣抑猶鷹之心也夫噫

靜逸說

再亭通政家食時封公訥菴先生嘗題其讀書之
居曰靜逸通政君官京師復以是顏其居志不忘
也程子曰惟靜者可以為學語又有之曰性靜情
逸蓋因靜得逸即聖經靜而能安之說也昔人有
悟心動神疲四字而獲長年者則知養生家言亦

不外乎聖賢之旨先生以是為教通政君拳拳服膺久而不敢忘家學之淵源家風之慈孝皆於此乎徵之既以通政君命題額而又識之於後以伸仰止云

記陳氏再生事

小氏鳳陽府虹縣人陳文升女也初文升父宗卿事株連繫獄有陳玉秀者仗義營救得免德之以女字玉秀子某時甫八齡耳未幾值歲稔玉村攜其子遠適瀕行留半鏡為他日驗泗州人虎者土豪也瞰玉秀多年不歸強委禽焉女

誓二虎率眾劫之女自縊死時康熙

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女是時年十八矣父母葬之而歸妹於周十月十日忽有犬數十羣吠遶其墓蹄而發之女復甦過者聞棺中女子啼聲走報其家父母亟趨至問曰汝已葬半月今人耶鬼耶女曰女非鬼乃人也急開柩攜歸二虎聞復欲劫之女遂投玉皇菴為尼二虎終怙惡凌逼不已女乃浼其鄰黃子貴妻胡氏同走京師叩 闕訴冤事下刑部康熙三十七年十二月也女年二十有三部檄安徽巡撫當周二虎罪而二虎死女復叩

閻余適以左都御史遷刑部尚書覆疏二虎既死無庸更議乃其夫某適至京出半鏡合之良是奉旨令完婚於京師則康熙三十九年某月日也

書寧海木工事

康熙三十年寧海州有木工十數人浮海至大洋忽沉舟其家皆已絕望矣八年乃俱歸言舟初入洋倏有夜叉四輩掣其四角入水至一處宮闕巍煥如王者之居曰此龍宮也王欲造宮殿而匠役召爾輩至此無恐也尋傳王命令入亦不見

王遂至工所各使飲酒一甌即不飢渴如是八年不思飲食而工作不輟工既竣夜叉復傳命爾輩久役於此今可歸矣王有犒直已在舟中可自取之各令飲蜜漿一碗夜叉引入舟復撮其四角舟已出水上其行甚駛而之抵岸忽覺飢渴乃覓酒肆飲食而舟中先已有錢數百千持以歸舟主楊御史也操舟者得珊瑚樹一株於洋中持以獻蓋亦龍王所酬也初諸匠至工所有督工者自言亦寧海人諸生馮姓春名字大年比歸訪之則馮得狂疾閉置室中八年矣匠至而疾瘳如舊相識者

三十五
所言悉同楊名維喬字岱楨順治己亥進士以御史外遷口北道叅議有廉幹稱

書謝良琦事

全州謝良琦字石臞能為古文康熙初以明經通判常州恃才傲睨意不可一世常以謁巡按御史與予解后公解初未相識彼此不交一言罷去既而知其予也乃遣使過江致書問通殷勤後貽其刻集中有為予漁洋詩序予笑語人謝君何前倨而後恭也
年江陵胡默齋在恪官江南提學聞謝名過毘陵因召見之謝時有母之喪要經而往

甫登舟胡亦下急人也望見之怒甚急使麾夫謝傲然不屑予按唐李林甫欲致蕭穎士時穎士居喪廣陵聞召詣京師縗麻謁林甫於政事省林甫大惡之即令斥去穎士忿乃作伐櫻桃賦以刺之與良琦事正相類著之以為文士傲物之戒

書宋孝廉事

雲間宋孝廉懋澄副都御史徵輿之父也精數學徵輿生時預書一紙緘付夫人曰是子中進士後乃啓視之至順治四年丁亥徵輿成進士始開前緘有一行字云此兒三十年後當事新朝官至三

品壽止五十其後康熙丙午果以宗人府府丞遷副都御史至三品明年丁未卒官年正五十也又嘗與淮南白孝廉某同年友善白亦精數學一日宋晨起謂夫人曰今年九月某日白君當死渠無子我當渡江取別為治後事遂買舟渡江比至白已候門迎笑曰我固知兄今日必來相送遂閉門相對痛飲數日至期白無病而逝懋澄為治後事畢乃歸歸謂夫人曰白君事已完吾明年三月亦逝矣如期而卒宋有九籀集如稗官家劉東山杜十娘等傳皆集中所載也

書仲鶴事

南昌府驛路旁有精舍距江跬步溪水迴繞修竹萬个風景清幽康熙初忽有偉丈夫襍被來宿貌甚雄奇語操西音居止旬日自言愛此地風土欲為僧寺僧難之曰吾橐中有百金裝盡以相付但仰饘粥於此足矣從之隨落髮每日粥飯外即面壁不語或竟夕不臥亦不誦經叅禪如是六七年初不解衣或竊視其兩臂皆有銅圈束之莫測也一日日夕與儕輩立江干有數人泊舟登岸望見之大驚趨前揖則揮手止之耳語移時別去戊申

歲忽沐浴禮佛遍別寺僧云明日當涅槃衆以為
妄漫應之至期敷坐江岸頃之火自鼻中出煙焰
滿空有白鶴自頂中飛出旋繞空際久之始沒周
伯衡體觀時為南昌監司述其事作化鶴記

書諸暨陳氏女子事

浙東亂時諸暨陳氏女子年甫十六為杭鎮撥什
庫某所得鬻於銀工逼之堅不肯從會杭人郭宗
臣朱□生尚御公者倡義贖金以贖難民知女子
之節贖之甫至忽友人某贖一童子問其鄉里姓
氏則其夫也明日贖一嫗至又其母也繼又贖一

嫗至又其姑也有兩舍見妻女踉蹌至門詢之又
其父與翁也兩家骨肉一時皆聚悲喜交集鄰里
聚觀太息以為異事有泣下者蓋女子將於十二
月二十四日婚而兵忽奄至遂被掠云三人者具
衣輓治酒醴為之合卺給裝而歸之

書盜發修武伯墓事

康熙四十三年三月西城外有盜發古冢視其誌
銘乃明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食祿一千一百石修
武伯沈清墓也清字永清滁州人洪武壬申嗣其
父為燕山前衛百戶守禦開平永樂間五從車駕

北征有功累陞本衛世襲指揮同知洪熙中陞後
軍都督府僉事賜蟒龍衣充叅將鎮守大同尋命
為總兵官鎮居庸宣德中征樂安州破兀良哈北
狩洗馬嶺皆扈從陞都督同知總督官軍匠作修
造京師城垣濠塹橋道正統中陞左都督勅諭提
督營建奉天華蓋謹身三殿乾清坤寧二宮正統
三年西告成特陞今爵錫誥券子孫世襲以八年夏
四月戊戌薨年六十七葬阜城門北原子榮孫煜
留守中衛指揮王淳撰文卜聚書龔善同篆子考
弇州仁宣以後功臣伯表無清名故具錄之

書門人程聖跂二母賢節事實後

聖跂本生母及嗣母皆吳氏蓋同胞兄弟也長適
程君肅菴為聖跂本生父季適程君畏巖為聖跂
嗣父亦同胞兄弟畏巖卒無子以肅菴第三子為
嗣即聖跂也初肅菴已出嗣世父於畏巖分為從
兄以服次論之聖跂義不應嗣然畏巖疾革繫念
承祧思于諸猶子中擇一稍長者為之嗣屬意聖
跂而未敢言時肅菴適遊學他郡諸戚屬俱相顧
未有定議肅菴之配吳獨毅然曰吾觀叔氏似待此
瞑目何忍聽其不祀乎於是告于舅姑之廟遂以

聖跂定嗣焉是舉也自伯叔以及內外宗黨皆嘖嘖稱其賢即肅菴聞之亦以其能達權通變委曲以成大義也而深許之畏巖卒時其配年甫二十自定嗣後柏舟砥節皎若冰霜亦賴其姊時時左右之俾無艱虞以成其志論者蓋兩賢之而聖跂服勞奉養於二母間皆能得其歡心今嗣母年登五十例得題旌聖跂因臚舉事實乞余一言以徵信夫巾幗中如程氏二母亦非易及者爰為標舉大概連類書之俾聖跂他日附之家乘云

帶經堂集卷八十二

歙門人程哲校編

新城王士正貽上

晉蝨尾續文十 神道碑

誥授光祿大夫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
諡文襄李公神道碑銘

有天下之大勇然後可以集天下之大事有天下之大智然後可以決天下之大幾有天下之大忠然後可以定天下之大難此三者惟漢諸葛忠武唐裴文忠宋韓忠獻足以當之若故相國文襄公者其在伯仲之間歟謹按狀公李氏諱之芳字鄴

園其先真定棗強人徙濟南之武定曾祖考鮮祖
 考登雲考才望三世俱 皇贈光祿大夫吏部尚
 書曾祖妣康任祖妣蕭妣李皆累贈一品夫人公
 生而雄駿非常顧盼英偉弱冠中崇禎壬午鄉試
 連丁內外艱順治四年 賜同進士出身授金華
 府推官屢平反大獄嘗云聽斷者在得其情而已
 即有不得寧為閉閣勿為詬笮御史按部當慮囚
 例攜案牘自隨公曰無庸也口占纖毫無誤御史
 服其能于是創修兩浙賦役全書臺使者一以屬
 公書成戶部著為甲令以卓異入為刑部廣東司

主事稍遷山西司員外郎與修大清律遷湖廣司
 郎中先是六部設啓心郎綜理諸司之事班侍郎
 下至是官省不設而刑曹案牘繁曠無所統壹大
 司寇才公疏請久任總理十四司如啓心郎故事
 順治十五年改廣西道監察御史疏請革私僉民
 解禁委官查勘之弊皆報可出按山西首延見士
 民周咨疾苦會 遣滿洲部員清核逋欠公移檄
 嚴禁有司逢迎科斂及部員要挾賄賂令下肅然
 無敢干者巡方罷歸京師當是時投匭告密之風
 大興公抗疏請申嚴叩 閤反坐之例刁健為之

三〇六
衰息正黃旗與正白旗爭田各有主者以農事亟
命戶部尚書蘇納海公同直隸督撫踏勘公抗疏
言倣載伊始不宜以踏勘廢東作大司農等亦疏
言如公主者疑袒白旗矯詔下蘇公泊總督朱公
昌祚巡撫王公登聯于理公竟無恙出巡浙鹽到
官三日立集諸商給發引目省陋例十餘萬兩鹺
務無所容其奸商蠹汪仲琰等四人朋比作奸特
疏糾之仲琰等走京師以給事中汪之洙為窟穴
之洙者細人也素不齒于士類公再疏糾之洙之
洙坐免公論快焉進掌河南道事首疏請甄別督

撫大吏其略曰 世祖皇帝賞罰至公其時督撫
不敢恣睢無忌猶不時甄別處分故吏治肅清民
生不困自順治十八年後遴用督撫鮮無因而得
之方其節鉞初膺已有所恃以為濟惡之地矣故
一至地方以下僚為奴隸任傳宣為爪牙賄賂權
奸惟所欲為且與受同罪之法過嚴無復敢糾督
撫之貪婪者非惟不敢糾督撫而已且不敢糾司
道守令上下相蒙日甚一日數年以來未嘗因貪
縱重處一人至于粉飾功次冒濫階銜副都御史
捐銀千兩輒加侍郎侍郎捐銀千兩輒加尚書何

一非取之百姓者彼知有貪之利無貪之害何所
 憚而不自恣乎繼疏言政本關係最重其略曰順
 治十八年以後輔政大臣在內直內院遂移外署
 各衙門表章皆至次日詳看且進呈止學士而大
 學士顧不與設官立法之初意其謂之何請 敕
 令大學士仍在內直詳看本章即日票擬公同進
 呈以杜任意更改之弊是時 上初親政內而政
 府外而督撫皆關釐正因革之大者故公奮然指
 陳無所鯁避於時直聲動天下後二十餘年 上
 屢責臺諫諸臣不言事即有言多毛舉細故因太

息謂若李之芳者真御史今竟無其人耶蓋公受

上知之深如此內陞以正四品管河南道事密
 陳封疆關係非輕疏語祕不傳超拜都察院左副
 都御史疏請議叅罰繁密有司難于奉行請定盜
 案獲半免罪之法以杜諱盜誣良之害著為令奉
 令勘巡鹽杭常二御史于浙遷吏部右侍郎康
 熙十二年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總督浙江等處地方軍務是年冬吳三桂叛雲南
 其明年春耿精忠叛福建三月反狀聞公急檄各
 路兵分守要害遣王廷梅等率精銳扼仙霞關大

賚將士遂會駐防將軍巡撫提督議大軍進駐衢
州衆既集日中未決公慷慨言曰吾雖文臣位在
提督上當帥三軍倍道以往義無返顧遂起五月
公移駐衢州疏請設立援勦三營申嚴軍令七月
閩賊犯衢州公大閱將士于水亭門諭以大義衆
皆踊躍感憤遂同將軍賴塔公帥諸將直薄賊壘
賊空壁出接戰良久退入壁公督諸將疾攻之賊
復開壁出鏖戰礮聲震天矢石如雨麾下請少避
公叱之曰吾三軍司命諸將視爲進退今日之事
有進尺無退寸以兵勝敗爲吾死生耳督戰益力

賊敗北遁走異日進兵壓其壘賊氣奪不敢復出
越一日拔柵宵遁是役也以三千人擊賊數萬之
衆無不一當百賊既退覈諸將功罪以軍法斬衢
協守備程龍將士股慄公之在衢也諸道羽書旁
午或中夜刺閨雖廝養卒皆得至帳前延見撫慰
詢賊多寡強弱出沒險要之形面示戰守方略或
以食少事多規之公曰賊勢方張人無固志此豈
大臣養尊處優時耶若上下之情不通則事去矣
至是以大捷聞亡何金華捷禽僞都督嚴彪紹興
嚴州台州處州相繼捷禽賊首繆國英汪磐僞總

兵官侯進爵等自拔來歸再疏請增設督標前後
 二營以資援勦偽副將韓斌亳人也駐軍九龍山
 公獲其謀即移文江南取其子某至軍俾貽書招
 之斌遂以其下偽都司施虎王得功等降温州捷
 禽偽副將何賓湖南大捷斬偽都督孫可德俘賊
 萬餘於是上方略請進取仙霞關調江南兵其略
 曰衢州滿漢官兵與賊對壘晝夜不解甲二年矣
 杭嘉湖之兵調遣略盡惟江南之松江崇明額設
 兵幾二萬以什七為瀕海之防可無虞于不足至
 于進取之路不在温處而在衢故耿逆勁卒悉萃
 于此此賊破則諸路之賊皆無固志矣雖馬九玉
 朱懷德死守河西難以猝破然其南為江山西則
 常山皆有間道可襲我兵一進使首尾受敵即河
 西之賊壘不能獨完所謂不待交刃而勝負之機
 早斷于胸中者如此 上嘉納之秋八月大將軍
 康親王抵衢州軍聲益振公啓親王乘夜發兵諸
 將銜枚疾走直取大溪灘斷賊糧道馬九玉大驚
 退走仙霞我師先是已由常山破三關據之降偽
 守將金應虎疏報大捷飛檄宣布 天子伐罪弔
 民之意親王遂統大軍入閩瀕行公啓曰王但嚴

飭諸軍勿鹵掠子女玉帛即長驅入福州兵不血刃矣當是時馬九玉雖潰走而僞將軍程鳳僞總兵官汪文生周立尚踞廣信祝茂華等屯玉山雄唱雌和徽饒諸郡實繁有徒公疏請亟 勅江南江西會師合勦於是降江西僞官四百餘員賊兵一萬四千餘人文生及處州僞總兵官馮公輔全師自歸時江西僞將次第就撫而僞總兵官馬鵬據德興之白沙關跳梁怙惡尚逆顏行公遣武榮攻白沙連焚木城六斬獲無算鵬走德興又遣蔣懋勛以偏師蹶之破賊柵十三生禽馬鵬數其罪

斬首以徇程鳳病且死解散賊衆十五萬屬其妻率僞官三百四十八員兵三萬一千二百餘詣軍門降鉛山僞總兵官林爾瞻亦率其下僞官百餘員兵二萬四千來降子午口八仙洞前村諸路會勦之師相繼報捷於是浙東江西賊悉平論功加一十九等進兵部左侍郎再加兵部尚書遂上疏請蠲被兵地方錢糧其略曰金衢嚴處溫台諸郡悉已恢復百萬生靈獲出湯火但陷賊三載家貲盡于拷掠田廬化爲丘墟未絕殘黎復遭疫癘臣惟國家討逆靖亂總爲急救生民今地方復歸版

圖凡此鳩形鵠面之子遺皆異日辦賦輸糧之赤子若不乘此萬死一生之際延其殘喘必致將來有土無人伏祈大沛 皇恩將康熙十五年十六年一切錢糧槩行蠲免仍照墾荒之法分給牛種寬以三年之限照例起科以昭大信于天下疏四上得請因奏請牽復衢處溫台諸郡考成降黜有司請卹殉節諸臣陣亡將士是時陸寇以次削平而海寇乘間出沒閩浙瀕海諸郡窺伺內地偽總督朱天貴設五鎮相犄角以撓我師公遣別將擊賊于象山廟嶺湖斬獲五百級賊犯溫州又大破之詹天樞斬偽副將麥仁以降前後招降文武偽官六千二百餘員偽兵一十六萬五千五百餘人公之在軍中也諸將愛之如父兄敬之如神明光明洞達推赤心置人腹信賞必罰皎如青天白日是以將士感奮用命所向有功戲下偏裨積功至大將者李榮陳世凱吳英王廷梅鮑虎李華薛受益陳夢暘李承恩詹六奇劉詔武榮蔣懋勛等多至數十人逮今二十年述公逸事往往感激流涕則公至誠動物之效有不可掩者也十八年三月上疏乞骸骨不允七月以地震求言公疏陳四事

首請給還難民子女其略曰臣惟災異示警必民間有至痛至慘之事哀號莫訴而後天心爲之感動地道因之不寧今日第一疾苦無如被擄難民一事浙東自遭閩變溫台處諸府逼近閩疆罹禍尤劇其時祖宏勳內叛提督賽白理統兵至溫旋即退回以致地方淪陷非百姓之罪也又寧海將軍固山貝子傅臘塔自台進勦賊皆敗遁回溫所在人民各安故土不肯從賊 朝廷用兵救民水火正救此等水火之民耳不意各旗營將恢復地方之後男女盡爲俘擄父失其子夫失其婦老幼

啼號不可勝計地方雖復有土無民臣不禁撫膺流涕此等情形實足上千天和致生災沴夫戶口者 朝廷之戶口人民者 皇上之人民豈可捨掠歸旗沒爲奴婢云云是時耿精忠既降而海寇方踞臺灣澎湖公疏請操練戰船又疏請福建水師會勦海洋諸寇孝順洋大捷陣斬二千餘級僞將軍劉天福僞都督蘇亮等率僞官百六十員來降乃疏請改復楓嶺營浙閩分轄舊制二十年秋八月奉 詔班師歸杭州公以康熙十三年五月至衢州至是九年鼓勵三軍大小一百四十餘戰

屹然為東南長城賊不敢跬步踰錢塘窺吳會者
以公決計扼衢之力也十月 召為兵部尚書初
公之出也年始踰五十至是還 朝鬚髮盡白
天子為之動容公卿士大夫莫不相顧歎息遷吏
部尚書以病上疏乞骸骨 上命御醫視疾 賜
尚方藥物 存問不絕居頃之再疏乞休不允公
之再入也正色立朝始終一節中朝倚以為重尋
進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明年得 旨致仕
又明年春 上南巡公迎 駕于德州慰勞甚至
賜食物法酒家居七年以康熙三十三年冬十

二月屬疾薨于里第訃聞 天子震悼下禮部議
卹典遣官致祭 賜謚文襄公剛正沈毅風采高
峻器量闊遠望之如洪河喬嶽而行已事 上一
本至誠在言路為真御史在臺端為真中丞及開
制府鎮巖疆以身任天下之重不動聲色使東南
數千里危而復安非大勇大智大忠其孰能與于
此古稱社稷臣公之謂已公生以天啓壬戌八月
十八日卒以康熙甲戌十一月初二日年七十有
三元配胡累贈一品夫人繼配張累封一品夫人
子男子四人鍾麟潮州府知府陞按察司副使攀

麟候選行人司司副容麟歲貢生宜麟候選通判
子女子二人適王爾梅馮雲勳孫十五人壽澄壽
溥壽泓壽溥壽滋壽泐壽滄壽湜壽漢壽沅壽湘
壽演壽潮壽淞壽洞曾孫二人本篤本厚以康熙
三十六年丁丑秋九月初五日太葬于東原之
賜阡不佞忝公姻婭又與公同 朝最久故桓碑
之文不可以不敏辭銘曰

帝受景命臨萬方觚竹日下皆來享地大人衆牙
蘗萌始自六詔及閩疆仙霞屹屹為越鄣烽火晝
舉連錢塘婦子襁負思走藏公劍及寢屨室皇介

車彭

夜鳴

馬騰驤蛾賊十萬紛披猖如火燎原水決防登壇
誓師肅戎行競挽彊弓射天狼短兵相接戰裹創
身當矢石踞胡牀太白晝見寒有芒鼓聲動地士
氣張賊敗而走走走且僵遂奪三關臨海東狡童肉
袒何倉黃偏師賈勇馳豫章短狐綏綏思跳踉斬
其兇渠宥脅從天狗滅跡消欃槍功成九載缺斧
斨九戩之魚鱗與魴公歸袞衣兼繡裳越人心悲
何時忘還 朝謁 帝鬢已霜天之喉舌惟汝臧

遂進綸扉坐廟堂角巾東第還故鄉功在社稷銘
太常神騎箕尾歸天闔東園祕器賜黃腸天祿辟
邪鬱相望公神耿耿在帝旁太乙靈旗儼飛揚公
騎麒麟下大荒

予告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傅保和殿

大學士禮部尚書謚文靖王公神道碑

銘

予告少傅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宛平王公以康熙
四十二年正月二十七日薨于里第訃聞 上震
悼 特命 皇長子直郡王率滿洲大學士侍衛

近臣臨其喪舉哀行三叩頭禮恩卹之隆迥溢常
格 賜謚文靖嗚呼公宣力 兩朝翊贊 明聖
居政府二十載光明洞達中和祇慎早受知于
聖祖晚枋用于 今皇君臣始終哀榮禮備歷稽
漢唐宋元明以來名卿碩輔際遇如公者不一二
見洵名世之偉人也已公子郎中克昌請銘神道
之碑不獲牢辭公諱熙字子雍別字晉庭晚號慕
齋其先任邱人也自高祖贈官保龍始著籍宛平
曾祖鏗祖愛明陝西布政使司右布政使本生祖
爵錦衣衛正千戶考文貞公崇簡歷官光祿大夫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自高祖以下皆以文貞公
覃恩贈如其官文貞公有丈夫子六人公最長
母一品夫人梁氏公幼岐嶷五歲通孝經四子書
順治三年年十九舉京兆試明年舉禮部成進士
改國史院庶吉士六年授國史院檢討 世祖章
皇帝御試清書公為最一日 召見宏文院命以
國語奏對復稱 旨公之受知自此始矣遷國子
監司業轉左春坊中允充順治大訓纂修官奉
命譯尚書遷司經局洗馬 召直南苑譯大學衍
義自是恒祿直苑中十二年乙未館選庶吉士

命公引見于南苑遷右春坊諭德充孝經衍義
纂修官十三年初置日講官特以 命公 賜貂
裘未幾遷左春坊庶子 世祖幸景山 召日講
官五人進講公講尚書堯典稱 旨命日必進講
又 特旨令坐講蓋異數云十四年 命駕出即
隨不必請 旨是歲遷宏文院侍講學士充 經
筵講官尋進宏文院學士時文貞為國史院學士
世祖諭曰父子同官古今所少以爾誠恪故有
是命十五年戊戌 命教習庶吉士主考武會試
是年冬改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十六年

三十五
已亥再行會試 命教習戊戌己亥兩科庶吉士
十七年加禮部尚書是時文貞以尚書長禮部父
子皆大宗伯朝士榮之十八年春正月 世祖不
憚公自元旦屢入問安面奉 天語秘不得聞初
六日丙夜獨 召入養心殿 命撰遺詔公伏地
飲泣筆不能下 世祖諭勉抑哀痛即于 御榻
下先草第一條進呈尋奏移乾清門撰擬進呈者
三皆 報可日入始畢而 世祖以是夕上賓矣
憑几之辰惟從龍故舊世族大臣得入受 顧命
而公以文學侍從獨與受遺在太保芮畢之列君

臣魚水至斯而極百世聞之猶為感動泣下而況
于躬逢之者乎宜公之感慕終身而鞠躬盡瘁也
翌日同閣臣撰 尊謚擬 今上皇帝即位年號
四月改宏文院學士兼禮部尚書十二月以禮部
尚書管左侍郎事康熙五年進都察院左都御史
公長南臺知無不言前後章數十上首陳裁餉之
議其略曰今直省錢糧大半耗于兵餉而餉之多
者莫如滇黔閩粵就滇黔言之彼地賦稅不足給
兵餉什一而藩下官兵歲需俸餉且四百萬恐非
經久之謀臣愚以為雲貴蕩平藩下甲兵俱宜裁

減 命下戶兵二部確議歲省餉銀百餘萬又請
禁王公以下貿易之害略曰近聞粵江楚等省凡
省會要區百貨叢集詰其貲本盡屬官商請下部
議自今以後凡王公將軍督撫提鎮不許持貲貿
易與民爭利或藉口藩下該管官不能覺察及徇
隱不以實奏聞者嚴定處分著為甲令又疏請停
官員捐助之例今見任官員每捐助動至千金數
百金米輒千石數百石不知何從得之若謂實出
已貲恐傾私囊而濟國用者未必比比皆是大約
畏轉相尋仍出之百姓而已非所以飭勵廉隅昭

垂法守也請下部詳議凡地方文武官員捐助敘
錄之例槩行停止又疏請改招民授官之例近例
招民百戶得授縣令縣令宰治百里關係民生况
招民百戶送至盛京往來之貲非數千金不可夫
不惜數千金而覲得一縣令則借貲為市其心可
知既志在謀利其一邑之民安危可知嗣後招民
百戶者應予閑散官頂帶勿使理民便凡公所建
白務持大體培元氣多蒙 嘉納最後上恭請酌
復舊章疏言數年以來有因言官條奏改易者有
因各部院題請更張者有會議興革者法經屢變

則例繁多反滋各衙門任意輕重之弊自古賢聖之君莫不以敬天法祖為兢兢 皇上勵精圖治法祖即所以敬天請令各該衙門詳查見行事例有應遵 世祖皇帝時典制者具題改正 上覽疏嘉歎于是 世祖舊章次第酌復中外躋之七年轉工部尚書兩視 孝陵大工十年從耕籍田十二年轉兵部尚書是歲十二月吳三桂反雲南事聞公以中樞與 內朝集議明年三月密疏請早正叛子之誅以安人心以絕禍本 上命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會議三桂子應熊尋伏法

十四年冬恭遇 東宮冊立大典充捧冊副使十五年奉 上諭專管密本其明年宅文貞公憂服闋家食二十一年 特召入閣辦事進保和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公入相值滇寇甫平民思休息公為政務以寬大和平宣 上德意清靜如蕭曹奉行故事寬大好禮如丙魏文雅如謝太傅不喜生事如李文靖雅量有容如王文正近今稱賢相者無以逾公二十六年 太皇太后違養 哀詔及上 尊謚冊文皆出公手明年戊辰會試 特命公為主考官得范光陽等百五十人公在政府

久日凜止足之戒數引年求退 上輒不許三十一年以足疾請解機務 詔報云卿効力年久自世祖章皇帝時簡侍禁廷恪恭盡職朕屢加擢用洊進綸扉夙夜殫心勤勞自勵今 先帝舊臣俱已凋謝惟卿獨在班列朕眷倚良殷雖精力就衰而老成練達之臣常侍左右殊有裨益着勉自調攝照舊供職不必求罷三十四年復請 溫旨慰留如初三十六年以年七十求致仕 溫旨不許三十八年冬偶病不能入直擬再申前請 上知公意預斷來章不果上三十九年夏復請仍

溫旨不許四十年七月疾忽大作會 車駕避暑塞上閣臣以聞 命賜寶露上藥服之少瘥復具疏辭始奉 俞旨卿耆舊大臣恪慎敏練簡任機務宣力年久覽奏以患病乞休情詞懇切准以原官致仕特加少傅冬十月遣侍衛 賜帑幣上珍明年上元節 賜宴于家四月遣侍衛恭捧 聖諭手書至卧榻前 諭大學士王熙卿耆年舊德歷官最久自去歲告病在家朕無日不注念老臣也邇來九卿皆求扁額字對想卿身雖在恙未嘗一日不在朝中故特書扁一面對一聯臨米芾書

一幅賜卿卿其勉強餐食輔以醫藥以慰朕不忘
舊臣之至意又傳 諭勿力疾起謝公蒲伏感涕
令子克昌孫景曾詣暢春苑謝 恩復傳 諭如
病少愈朕尚欲一見公遺疏有云冀臣病之再甦
許瞻天之有日 蓋紀實也四十二年上元節復
賜宴于家時公病已亟以正月二十七日薨于
正寢 上方南巡視河飭終之典為 國朝六十
年來所僅見漢大學士九卿暨百執事之長皆歎
獻感歎合疏謝 恩亦從來所未有也惟 皇上
以孝治天下念 先帝因念 先帝之舊臣惓惓

于憇遺之一老如是其纏綿而篤厚也乃公以公
忠體國上結 主知致身兩朝義均肺腑君臣遇
合可謂千載一時者矣文貞公家法恭謹公遵循
不踰尺寸孝于親友于兄弟家在 帝里每朝退
朝夕溫清與兄弟共之長枕大被怡怡如也文貞
自為諸生所交盡海內名士晚致政家居延接不
衰或貧交故人子姓至公必體文貞之意周卹備
至未嘗倦也春秋佳日輒侍文貞遊西山徧歷名
勝又構怡園于里第之旁築山引流灘瀨平遠有
若自然朝夕奉文貞筇屐周游顧而樂之其養志

如此諸弟肩隨簪笏相望游歷方面以至節鉞公
恒遺書戒勉勗以 國恩家訓無或墮越其他博
睦族鄙類多可紀紀其事關君親之大者故不備
書公生于戊辰七月八日薨于康熙四十二年癸
未正月二十七日得年七十有六元配金繼劉俱
累贈一品夫人繼董 封一品夫人子六人克
善以陰歷官雲南驛鹽道按察司僉事卒克勤廕
主早卒克昌以廕官刑部河南司郎中克宏候銓
主事克承克賡女十人孫五人景曾康熙庚辰進
士翰林院庶吉士纘曾企曾式曾則曾克昌等以

其年冬十一月大葬公于畏吾村之先塋銘曰

空桐戴斗析木之津星岳降神是生偉人維公之
生媿彼甫申少應昌期際會 烈祖草昧經綸雲
龍風虎爰登禁近爰託心膂是父是子濟美夔龍
惟喬下俯惟梓益恭秩均常伯座隔屏風游長南
臺正色廷議五夜封章動關大計數忤強藩遑知
勲貴 帝念舊臣爰陟綸扉賚子良弼弼子萬幾
若濟巨川以命櫟師功成者退四時之序止足有
戒屢形章疏匪薄榮名懼妨賢路 帝念舊臣預
斷來章 溫諭悱惻慕我 先皇公聞涕滂十易

星霜 予告一載累勤 詔旨天不憖遺公騎箕
尾異數便蕃恩禮終始畏吾之村文貞 賜阡豐
碑相望 綸綍蟬聯譬彼韓范世有象賢他年青
史繼美後先

誥授光祿大夫兵部左侍郎前綏遠將軍總
督雲南貴州等處地方軍務兵部尚書兼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蔡公神道碑銘

前綏遠將軍總督雲南貴州兵部尚書兼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改兵部左侍郎仁菴蔡公考終於永
平府盧龍縣之里第孤琳等泣述治命來請文其

隧道之碑公之言曰某罪臣也分宜歸死司敗荷
國厚恩念先臣閔閔微勞放歸田里俾守丘墓
得侍先襄敏於地下高天厚地未足比擬吾死則
葬襄敏墓側伐石為碣書官階以彰 國恩書祖
父家世生卒年月以垂家乘如是足矣不佞襄敏
公門下士也誼不可辭則以治命具書之公諱毓
榮仁菴其字別字顯齋其先江南人始祖清明初
以軍功世襲武節將軍居遼東左屯衛遂隸籍曾
祖國忠祖紹蔭考襄敏公士英以從龍勲舊累官
至總督漕運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階

至光祿大夫贈祖父如其官母張繼母徐俱贈一品夫人繼母王史伍俱淑人公為襄敏公仲子徐起家佐領補刑部理事官擢監察御史康熙初進內祕書院學士歷刑部左右侍郎吏部左右侍郎九年特簡總督四川湖廣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十八年特加綏遠將軍二十一年改總督雲南貴州進兵部尚書兼憲職如故階正一品二十五年內移總督倉場戶部右侍郎轉補兵部左侍郎公生於天聰□年癸酉三月初八日卒於康熙三十八年己卯正月二

十二日元配閔累封一品夫人生天聰□年乙亥六月二十一日卒康熙十八年己未八月一日繼配朱封一品夫人子八人琳前食主事俸執事內庭珣前海鹽縣知縣璣琴瑄璠璣瓚女子八人皆適名族孫二人武曾福保銘曰
維右北平古之孤竹維橋及梓鬱鬱喬木依然几杖侍厥先臣山高水長蔭及後人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前總督湖廣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蒲陽李公神道碑銘

鐵嶺李氏自寧遠伯成樑以闕閱顯勝國時勲庸
世及貂蟬相映至 本朝其門益大入叅帷幄出
為將帥代生偉人虎步龍攄風雲際會非偶然者
也李之先出於朝鮮其徙襄平自英始英以軍功
授鐵嶺衛都指揮使有子文彬文彬子五人長曰
春美春美子涇是生寧遠自文彬至涇皆贈特進
光祿大夫太傅兼太子太師次曰春茂春茂子潤
潤子成功成功子三人長曰如挺知太原府子思
忠自成功至思忠皆 皇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
總督湖廣兵部尚書三曰如梓如梓子恒忠歷階

資政大夫官副都統世襲一等阿達哈哈番資政
子三人而光祿公公最長諱輝祖字元美別字蒲陽
幼凝重和厚不苟言笑事父母特以孝聞起家佐
領以才望推擇為兵部員外郎康熙十二年滇逆
變作逆孽吳應熊居京師潛結羽黨謀以歲除發
難事多所連染有姚彥際者誣引平民三十七
家公廉其寃盡釋之遷郎中出督淮安三關會軍
興旁午商旅不通關摧多缺公潔身釐弊商至如
歸比歲滿額外贏金二萬有奇悉以歸之縣官十
八年擢貴州按察使黔疆初復藩伯暨道府咸缺

公一人攝四篆會大將軍貝子進討雲南駐兵貴陽糧糗芟芻皆取辦于公咄嗟立應無後時者巡撫楊中丞雍建倚之如右手又請于大將軍嚴禁軍中樵采無得出五里外又請以道院佛刹居兵無侵民舍于是大軍數萬駐黔而市不改肆羣歌舞之尋擢湖北布政使以內艱歸久之起補四川布政使蜀賦額舊九十餘萬明末獻賊蹂躪之餘僅盈四萬而仰鄰省協濟至六十萬公敷政寬簡屏除煩苛通商惠工哀鴻漸集蜀諸郡有霸荒霸熟之弊公廉知之將釐正以均徭賦顧欲速則

民將弗堪行之以漸則民不驚而事易集乃下令民得自首餘田一切勿問七年之間復賦額二萬六千餘兩而民若不知某中丞繼之欲邀功利驟增且四五倍而民始病矣公力爭不可當事者銜之劾公阻撓公屹然弗為動蜀民以是益德公如畏壘蜀亂後劍門路塞豺虎宅焉行旅取道閬梓諸州公請開葭萌驛路以通商便郵減閬中路三百餘里歲省驛遞金錢無算署巡撫事疏免額解白蠟若干又興庠序旌節孝政聲藹然流聞京師內擢太常寺卿進大理寺卿上器重之屢有持

重練達之褒未幾 特簡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 陛辭詢家世甚悉公感激知遇思所以報稱副 上意者謂續民膏在除雜派肅吏治在重監司而表正影直尤在潔已率下力絕苞苴于是糾彈藩臬大吏無所鯁避一時羣僚肅然豫漕歲數十萬石以衛河有巨石不利漕艘遂采辦于大名之小灘軍民苦之公驗河道巨石所經才一二里里不逾三四丈未廢行舟疏請復衛輝兌運舊例得 旨允行三十五年 車駕三征漠北公親部車徒至京師軍糈大集而民不擾會平陽蒲

阪間有亂民之警隔河相望而豫境晏然人益以是多公之得民也先是公從兄廕祖以大司馬總督湖南北楚人懷其恩威且三十載至是復擢公少司馬兼憲職以往 特賜彤弓旅矢副以甲冑公仰荷 國恩俯念家世至即肅綱紀飭吏治詢疾苦核將領蒐軍實楚多私鑄蠹錢法者特嚴其禁令以絕根株又疏請均湖南賦以為舊之丈田率派丈非清丈也請立簡要之法使州縣人自為文具實于官而官抽覆之有不實者論如甲令報可會有掣之肘者公志迄不得行茶陵人陳丹

書倡亂流劫安仁公策其必犯衡州亟飛檄提鎮
夾勦而發標兵馳赴果敗賊衡州城下逆渠以次
就禽會以刑部侍郎內 召而公已病矣公之自
楚藩歸也或言淮三關應增稅額者 上召問公
可否狀公對曰關稅贏絀視商旅之多寡多寡無
恒而取贏焉商旅必困 上是之稅額得仍其舊
公持議寬平類如此也公事繼母臧盡孝愛異母
弟儀祖與母弟方伯興祖無異以世職讓之內行
醇備三鄙無間言生崇德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卒
康熙四十一年三月十七日得年六十有二子三

人銀正黃旗佐領鋹池州府同知候補僉事錯筆
帖式孫六人某某銀等以四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
大葬公于完縣西北望都坡山陽祖塋之昭來請
銘神道之碑銘曰

仙李盤根隴西贊皇爰及銀州柯條益昌我我寧
遠功書太常山河帶礪與之久長奕葉蟬貂遐哉
未央 真人應圖虎變龍驤攀鱗附翼耿鄧頡頏
維大司馬建節楚疆維公繼之節鉞相望北綏雲
夢南奠衡湘漢有二馮立泊野王政如魯衛歌誦
洋洋公家二難于漢有光蒲山巖巖蒲水湯湯鬱

鬱佳城名臣之藏

帶經堂集卷八十二

帶經堂集卷八十三

歙門人程哲校編

新城王士正貽上

帶經堂續文十一

神道碑 墓表

誥授光祿大夫護軍統領兼佐領世襲拖沙

喇哈番柯公神道碑銘

大清有佐命禦侮之臣曰柯爾崑公歷事 四朝
底定中夏宣力行陣書功太常公之子 盛京刑
部侍郎巢可託公績學力行見稱中朝以名德世
其家手狀公行事戰功之詳以授士正謂其言可
以徵信宜書神道之碑士正不敢辭按狀公之先

拜州靈椿里人也高祖業世曾祖德錫皆明都督
何知總自在等州祖翰 國初歸命為侍從大臣
父紹茲昂邦貝勒府總管兼佐領公生有異稟顧
盼雄偉神采毅然挽強超距勇冠諸將未及冠
太祖高皇帝一見奇之拔置侍從從 太宗文皇
帝定蒙古服朝鮮入雲中以功補前鋒護衛既冠
從鄭親王攻錦州為前鋒明師數萬壁松山公偕
索渾下馬誘擊敗之明總制洪承疇總兵官祖大
壽合兵十餘萬悉銳來戰公偕索渾身先陷陣連
斃驍騎數十遂大破之從英王駐師杏山寧遠敵
騎數千挑戰公先前鋒入叅領馳突格殺數十騎
迨至連山馬中流矢公躍起斃其甲騎奪馬破敵
而還從英王閱視寧遠長壕敵騎數萬風雨至公
偕索渾奮身先入鏖戰良久索渾陷重圍公戰方
酣顧視失索渾瞋目大呼單騎馳西北翼出之萬
衆亡敢當者沙河所騎數千來犯芻牧公率前鋒
逆擊敗之追北與策應兵遇公一矢斃其首將衆
乘之盡覆其軍從饒裕郡王觀兵畿輔山東師次
皇潤與經略范志完軍遇衆號十萬公偕胡密子
登破之至河西務同前鋒叅領鄂芍以數十騎

往偵敵敵將引滿向公公覺之先發矢貫其臂失
弓矢落荒走公欲生得之縱騎追及於馬上手搏
馬逸俱墜水敵將長大水僅及肩以兩手持公兜
鍪抑入水公下踈其足踣卒禽之總督趙光抃軍
數萬至復偕鄂芍等擊破之又與吳總兵軍遇公
偕素渾先登射吳中肩以功授佐領兼兵部職方
郎中順治元年從攝政王入關賊渠李自成衆二
十萬屯山海西公偕蘇爾度以鐵騎橫擊大破之
世祖章皇帝定鼎京師以職方郎中從英王追李
自成及于慶都擊敗之從都統葉臣進攻太原賊

兵突出公堅壁不戰賊稍近以連弩射之卻未
賊復合公從壁後繞出旁擊敗之命速具食乃釋
甲絆馬示罷困狀而空壁設覆以待夜半賊果大
至覆發盡殲之又從英王追李自成同蘇拜破其
第一營同哈寧阿蹂其第二營賊大亂夜走保塘
復與蘇拜禽其哨騎偵知自成所在追及大破之
以功授世襲拜他喇布勒哈番加一拖沙喇哈番
兼官如故無何從肅親王取漢中與巴哈納破賊
賀珍兵數萬遂定漢中進擊賊渠張獻忠于四川
戰西克之鳳皇山獻忠中流矢死餘黨列柵逆戰

三十九十三
公從護國公岳洛尚書巴哈納奮擊大破之蜀平
以功陞三等阿達哈哈番授前鋒叅領兼佐領
太祖高皇帝配天禮成陞二等阿達哈哈番奉
命從鄭親王平湖廣都統尚書阿哈尼堪別將徇
沅州公為前鋒與白爾赫圖以四十騎破楊總兵
八萬衆斬楊會白爾赫失馬陷圍中身被數創公
馳突奪敵騎掖之上並馬左右射敵不敢近矢盡
握短刀力戰潰圍出督師何騰蛟駐湘潭進攻之
公先率三十騎薄城忽樓櫓甲士林立發矢射之
城上寂無人聲逼視皆束茅為之而城門不閉疑

有伏馳報都統大軍而以三十騎先入城中伏兵
起矢石如雨公下馬步鬪大軍繼之遂拔湘潭從
順承郡王駐沅州焦璉所部三總兵以數萬衆來
犯偕鄂芍擊走之從順承郡王出道州攻龍虎關
督師堵印錫率兩總兵衆十萬扼險破之以功陞
一等阿達哈哈番兼官如故於是南服略定上
聖母皇太后徽號禮成陞一等阿達哈哈番兼一
拖沙喇哈番兼官如故 大婚禮成上 皇太后
尊號俾以前職世襲罔替尋從敬謹郡王下衡州
李定國擁衆數萬以巨象數十為前驅人坐象背

以毒藥傅矢射人馬立斃公偕西伯臣為前鋒相
與謀曰南人所恃者象象革堅紉矢石不能入惟
鼻瑕可攻吾與公首射之中其鼻象必奔因其亂
以甲騎蹴之破敵必矣矢再發果皆洞鼻象奔轍
亂旗靡急擊遂大破之王在中軍聞前鋒破敵追
北輕騎進中伏王被殊創薨公戰勝還聞之大驚
身突重圍者三得王骸骨入衡州叅贊貝勒羅托
都統圖賴率諸將進兵寶慶與孫可望五路軍遇
時新失元帥人思復仇皆殊死戰殺傷相當可望
卓籠旗據山巔督戰公顧部曲曰獲餘衆萬人不
如得一可望建功雪恥在斯舉矣賈勇先登大軍
呼噪繼之聲振厓谷可望遁走我師獲全勝諸叅
贊以捷聞而諱王戰沒狀師還遂逮貝勒以下
命議政王貝勒大臣會勘公牽連奪職沒為官奴
獄上 世廟惜公忠勇僅褫世職餘如故未幾
特旨遷護軍統領居歲餘 命為叅贊大臣帥師
下偏沅進取貴州次鎮遠會雲南內亂兼程日夜
進貴陽守將馬進忠棄城走遂定黔中信郡王大
軍來會戒期入滇而白文選衆數萬出七星關黃
平州失守平越羅苗悉震動王命公別將五千人

三五九十一
往援副都統馬爾賽副之公謂之曰黃平在萬
山中~~然~~堅不易拔千里饋糧而頓師堅城下此危
道也公將騎二千由大道緩進文選素輕窺知兵
少必親出出則公佯退走吾倍道進乘其後破之
如發蒙振落耳前軍次于萬奇嶺文選果率眾萬
人出邀我師馬爾賽佯敗退走文選追躡數十里
公由間道疾驅出其背呼噪縱擊後軍亂馬爾賽
還師夾擊文選大敗自相踐踏死者亡算遂棄黃
平走黔中復平師旋命下兵部議敘公盡讓諸
將口不言功大司馬歎美之將特疏聞于朝公

又力辭一日從世祖章皇帝獵房山倉卒遘疾
車駕臨視命侍衛護歸京師復命公負狀
世廟嘉歎翼日特賜內帑千金黑貂金龍朝服
元狐裘帽各一天廩良馬二十順治十八年正月
世廟升遐公涕泣嘔血臥病不起盛京將軍以榮
國長公主及諸王大臣佃甲在義州者交通都山
紅螺山巨寇思不逞眾且數萬疏聞廷推大將
上特以命公賜良馬三乘馬十龍裘寶刀各一
公力疾出關次寧遠謂監軍賴撻曰國家全勝
之際區區佃甲何敢逆顏行紅都即為盜數不過

三十一
一二逋逃及木客所募諸無賴而已敢遽狂逞哉
寧遠兩京要衝今不扼此又無候騎事可知矣造
次以兵壓之恐玉石俱焚濫及無辜吾意以精甲
數百結為小隊隊纔四五人偃旗裹甲先後行若
常數往來者夜趨錦州黎明抵義州收縛佃甲若
賊衆有備則佯北吾建旗鼓殿而誘之公率大軍
伏木葉山賊至邀擊必獲全勝若諭以禍福甘出
就縛直執訊奏白之耳至則受縛乃分別奏聞請
付司敗所全活踰千人初李自成既走死其黨無
所歸先後入滇降號忠貞營諸將皆積功闕至公

侯自郴州之敗氣不復振王師既定雲南乃竄入
興歸西山以李來亨為渠魁號十三家蔓路為梗
康熙二年湖廣提督總兵官董學禮疏請川湖會
師進勦 上特出禁旅 命議政王公大臣廷推
大將以鑲黃旗都統慕禮裹為靖西將軍公為左
副將軍正黃旗都統大學士圖海為右副將軍一
上御保和殿宴餞 手賜法酒者三 賜御弓矢
韞箘龍袞寶刀 天廡良馬將護驍騎萬人發京
師其豫楚巴蜀督撫提鎮各率其屬隸麾下會師
荊州既至荆議分道進討圖海率叅佐出歸房公

偕慕禮裹率參佐出夷陵次長樂嶺分軍七道以
叅贊巴爾部護輜重副都統赫葉偕湖廣提督董
學禮副都統霍卜梭偕四川提督鄭蛟麟分道設
伏以絕外援副都統柯耀爾圖護軍統領根特巴
圖魯為左右翼而公身率滿漢軍五千人為前茅
慕禮裹率五千人為中堅前鋒總管賴塔率前鋒
為游騎來往搏擊兵未交護軍參領哈克山超眾
突擊賊錯愕諸軍呼躍從之賊大潰奔逸追北數
里忽有賊萬眾自深箐出中軍左右翼合擊破之
奪其壘次虎跑厓來亨子某據險捶扼堅壁不戰

公分遣將士迭擾之賊不能忍乃出戰前軍壓之
賊大敗再奪其壘直抵茅麓山賊盛列蘭石渠答
以老我師公方病臥帳中慕禮裹就詢方略公謂
之曰山路嶮噶篁竹幽翳我師未諳地利宜令大
軍設覆別遣輕騎覘形勢賊至則誘至覆所殲之
否則周覽動靜審其阨塞出沒之地而後從事動
出萬全不亦可乎慕禮裹不能從列陳而進賊眾
萬餘逆戰我師屢勝氣驕爭前進賊退走入壁羣
賊乘銳空壁出迎火器弩矢憑高競發我師稍挫
已見壁左巖下有穴可暫避趨之而傳令徐退

三十九
衆既退勢不能止賊悉銳來追我師敗績亡副都
統一人將校十四人甲騎又數百人慕禮裹愧公
言不用以致此敗也亟詣公謝公慰之曰收之桑
榆未為晚也請為公一洒之時公偵知大軍左次
巖下有間道可繞出賊後自率選鋒三千人銜枚
夜發使賴塔偕總兵官于大海入巖防賊衝突馬
爾賽伏谿谷間為賴塔聲援賊至則發賊衆盛則
更互接戰以退哈克山率五百人強弓勁弩伏山
下公力疾登山命諸軍分據要害以五百人出遺
骸賊酋筮天保將數千人出禦賴塔馬爾賽疊邀

擊之天保敗走公出遺骸畢徐令退軍居無何郝
永忠党守素等外援至衆且數萬來亨亦悉其衆
萬餘出迎內外夾攻軍容甚盛公堅壁不動簡滿
漢突騎二萬四千人為十二路以賴塔根特霍卜梭
柯耀爾圖赫葉馬爾賽董學禮鄭蛟麟徐治都于
大海鮑敬等分統之部署既定下令堙井夷竈公
與慕禮裹登壁觀伺賊勢稍怠諸將縱擊大破之
斬賊酋賀珍等四人賊氣奪日夕大會諸將飲帳
中酒既行密傳令赫葉等勒兵伏壁外溪谷以俟
夜半李來亨果率衆萬餘襲川陝總督李國英營

三十九
伏發敗之上望坪為諸賊帥往來孔道常出此擾
我樵牧公自率千人往相度為校聯以斷賊衝令
賴塔柯耀爾圖各將一千五百人據險以防衝突
來亨悉銳來爭賴塔等擊敗之又以一千二百人
由茅麓山後攀緣絕壁襲奪賊壘賊虞勢逼遣
偽總兵四人率敢死士數千徒跣仗大刀藤牌挑
戰狀若鬼神公令柯耀爾圖諾莫分兵兩翼緩進
而自建旗鼓當賊別遣賴塔霍卜梭繞出賊後合
擊大敗之賊始懼退保諸砦資譚家砦故巢屯糧
為持久計公乃以左副將軍別將眾八千東絕餉

道師抵石坪偽總兵四人阻險拒守公命于大海
等三路攻拔其柵連破新寨子南峰山進至譚家
砦偽侯李嗣名高必正率眾萬餘拒戰公分滿漢
兵四千人為正兵以柯耀爾圖賴塔統之直前破
敵二千人為奇兵以諾莫哈克山統之以防不虞戰
始交嗣名中流矢死必正亟遣其梟將金騰雲以
二千人躡我後諾莫等逆擊斬騰雲賊大敗潰走
入砦不復出公謂諸將曰以國家威靈諸公忠壯
旦夕破賊語云困獸猶鬪今逼之必殊死戰不如
深溝高壘扼其吭斷其樵汲不出旬日賊必面縛

出降可折箠而定也諸將皆曰善乃使賴塔等扼其衝鮑敬等斷其汲道公自駐石坪未二旬高必正党守善等僞侯三人僞官屬一百六十人詣軍門降公簡其丁壯得勁卒數千分隸諸將其老弱又數萬則護出荆襄界上俾有司給牛種悉縱為民旋師與靖西將軍合而右副將軍歸房一軍亦滅劉汝魁禽郝搖旗諸賊會師茅麓山乃命漢兵作長圍滿兵分七軍守衝要有急則首尾相應亡何賊夜犯根特于大海長圍公下令敢譁者斬使護軍叅領杜爾佳率左翼護軍精甲千人往援衝枚疾驅根特等開壁應之殲賊幾盡糧盡援絕賊渠李來亨自經死餘衆悉降於是西山平蔓路復通班師以功授拖沙喇哈番世襲罔替公結髮從戎行由偏裨至大將大小數百戰常為軍鋒之冠電擊霆震未嘗挫衄軍中號飛將軍而平西山賊功最大既歸京師見輔政內大臣鰲拜恣肆日甚復引疾家居會鰲拜請幸永平大獵以諸王從公聞之亟詣政府自請扈蹕許之命同賴塔為御圍提控使既而有王府護衛三人誤入圍中鰲拜欲假此震讟諸王奏請考竟其事公語賴塔曰

三十九十四
夫己氏跋扈久矣今又睥睨諸王離間骨肉漸不可長我與公職總禁旅當自引咎以白其事乃與賴塔上疏引罪而請寬貸諸王以示親親之義三上乃許鰲拜素憚公剛直至是益側目焉獵罷賜天廐良馬二十復引疾公與鰲拜既不協且屢沮其謀家人以為言公笑曰夫己氏以勳闕得與顧命未諳大體不小心寅畏而顧身為姦軌釀成禍基驂乘之萌其端已見不暇自穀豈能禍人越歲果敗公雖以武功顯而潔廉奉公不畏權要嫉惡遠勢若將浼焉蓋有古大臣之風康熙八年疾

亟以身所遺佐領畀其弟以世職與次子洛洪而告之曰吾歷事四朝洊被國恩汝輩無橫草之功皆獲通籍當厲志節期樹立以圖報稱勿近權勢勿厭澹泊守吾家法言訖而瞑語不及私十一月二十日也訃聞上震悼賜葬祭如令甲公生于天命□年丁巳終于康熙八年己酉得年五十有三元配耿氏誥贈一品夫人繼佛氏誥封一品夫人子男子二人長巢可託官盛京刑部侍郎次莫洛洪襲世職官護衛佛出也孫三人某某以其年十二月朔葬廣渠門外迤東五里之

原系之銘曰

長白之陽鴨綠東天開草昧占飛龍龍飛在天雲
則從爰生佐命芟羣雄長劍大珮相琤瑤或力諸
原或折衝桓桓虎臣有柯公目如電光氣如虹早
傍日月依穹窿結髮百戰身從戎摧堅破陣爲軍
鋒巨寇張李稱元兇搏桑一出陰霾空名王帥師
萬羆熊前茅慮無首戰攻遂下湖湘蹙黔中屹然
銅柱銘元功晚爲特將披蠶叢鄖房以西山籠從
指揮諸將開蒙茸賊如巔當閉厥封窮魚授釜鳥
就籠上牢下牢蔓路通黃牛白狗無鳴弓振旅飲

至明光宮武功拜爵酬勳庸雲臺圖畫耿與馮英
衛褒鄂將無同避遠權勢卧蒿蓬鳴梟焉能嚇冥
鴻大星夜隕當空桐志在馬革身考終冢象祁連
貝顛顛崇令名萬古無終窮

誥授通奉大夫刑部左侍郎念東高公神道

碑銘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十一月十一日致仕刑部左
侍郎高公卒於里第遺命勿請卹謚勿訃聞勿受
弔勿作佛事勿求碑誌之文子孫違者是謂不孝
二子奉治命弗敢違越二載公仲子之驥來京師

請間曰先君治命弗敢違隧道之石麗牲之碑文
悉闕如異時國史家乘亡所考据不孝將焉辟罪
先生與先君外兄弟也而相契合最深且久敢以
碑銘累下執事余曰然碑誌昉於西漢古賢達不
廢微子請余亦不能無言其敢例辭按狀公諱珩
字葱佩別字念東其先自蒙陰徙淄川為淄川人
數傳至柳溪先生汝登積德累仁鄉里慕義歿有
專祠是生東溟公舉萬歷庚辰進士歷官巡撫浙
江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事具國史是生宏室先生
所蘊湛於經術旁通二氏著無生銓等書娶於王

為先太師大司馬府君女有二丈夫子長繩東先
生瑋次即公也兄弟皆具異秉讀書日輒不忘
太師公奇之曰二孫雖童穉天下才也崇禎己卯
繩東先生以第一人領山東解公亦同舉才名籍
甚人擬之機雲軼轍癸未舉禮部賜同進士出身
改翰林院庶吉士明年丁甲申之變微服遁歸
世祖章皇帝定鼎起家授檢討遷國子監祭酒道
德尊嚴而科條寬簡士皆宜之先是祭酒率一歲
輒遷去公三年不調一日洪文襄公承疇攝祭太
學戲謂公曰先生可謂五丁開山矣公笑答曰何

三十九十四
妨六丁六甲果逾三年始遷秘書院侍講學士辛卯典江南試故舊有遺公文籍者不虞其詐也發之則皆關節契劄貨賄且不訾公大駭亟焚之終不告人以姓名其厚德如此是科南榜多名士尋遷少詹事遷詹事國史院學士禮部侍郎吏部左右侍郎奉命賑畿輔久之以議奏部例獨為一議左遷太常寺少卿稍進大理寺少卿會有朝官得罪應法司杖遣者或下石將以斃之公力持之曰罪人法不應死故從寬典予杖脫重杖而斃豈法之平哉卒得免尋遷宗人府府丞奉命祭告神

是虞帝二陵往來瀟湘洞庭衡岳九疑問皆山水清絕處有詩數百篇益雋永超詣得江山之助峻却供帳陋例湖南人立碑頌德楚俗多溺女不舉公語當事者嚴為科禁又倡立放生池淮安歲饑捐私錢糴米數百石賑之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疏請復中行評博考選之例先是臺省缺以郎中改授停考選舊例至是言官請復知縣考選而不及中行公謂同一例也僅復其半烏乎可於是部議皆復其故論者韙之一日召見便殿命講易乾卦賦詩稱百從容問羣臣才品孰可大用

者公遜謝至再敬對曰以臣所知王伯勉可任吏部尚書姚文然可任戶部尚書魏象樞可任左都御史上領之厥後姚魏二公皆至尚書王公前歿未及大用蓋上夙知公廉慎不欺故見信如此尋進刑部左侍郎定例官員負官錢而家產盡絕其家口沒為官奴公察知胥吏負官錢而家產盡絕有豁免之例欲比例引之同官持不可公曰胥吏作奸犯科尚得邀恩蠲豁況職官乎此定例時漏略非法之平也竟毅然引之得俞旨遂著為令自時厥後全活亡算公居恒謂即事之活人

有限立法之活人無窮其持論公正寬平類如是也尋請急歸鄉里城東門外有菜圃林木翳然築載酒堂三楹破茅不補椽桷不斲素木為几椽皮為屨束書行竈翛然獨往置小舟池中與客觴咏泝洄上下自以為濠濮之趣不減江湖棘籬無門苦竹蔽虧人望之如方壺員嶠時行吟於野時跨驢入市舍者不避席煬者不避竈夷然自適而鄉人化之亦忘機如海鷗焉嘗訪道東浙喜會稽山水慨然思王謝支許之風歸上雲棲而後返己未魏公象樞為御史大夫薦清節八人公居首名起

刑部左侍郎管右侍郎事疏辭不允司屬佟某以
讞獄失出當罷公惻然曰佟有老母在吾不忍其
以罷官傷母心吾代任之耳遂鐫一級佟感泣曰
高公古人也下直輒與予輩飲酒賦詩邸舍湫隘
庭不旋馬出入不識圍卒之背居一年以老病乞
骸骨既得請移居宣武門西松筠菴相國馮文毅
公過之禪喜竟日公賦詩曰戶倚雙藤禪宇開無
人知是相公來相看一笑忘朝市風味依然兩秀
才子繼和云二老前身二大士相逢半日畫爐灰
他年古寺經行地記取寒山拾得來迄今松筠傳

為故事公將東歸唯一羊裘無禦寒具姚儀郎中
者慕公清德為製重裘追送數十里外以裘衣公
而後返姚督臣某子以俠聞其後改總兵官云公
天懷坦蕩與人交不為編籬插棘入其室機心械
事令人自消方門戶之說興各有部黨公坦懷游
其間視蠻觸蝸角不足當一瞬而南北部舉無疑
之者夫以白樂天之賢而猶不免衛公之忌必其
猶有町畦者存也公於是賢於樂天遠矣公歸田
坐卧一小閣不接賓客几上唯梵夾旁行金剛淨
名數卷外不復觀他書常和寒山子詩以見意預

三五九六
作生壙春秋佳日時攜親故觴飲其中大抵公齊物似莊生平等似調御三樂似榮啓期坐人春風中似程明道樂道人善似邵康節耽禪悅似晁文元蘇文忠子常謂公非圖作佛正藉此打破利名圈續耳公笑而不答蓋公天性純粹又涵養於道德仁義者最深為仙為佛無所不可而其要歸則吾儒修己以敬反身而誠二語而已公為詩如麻姑擲米粒粒皆成丹砂然不自愛惜緣手輒散去結集之責微大迦葉其孰任之餘如和寒山詩文稿迂儒話救荒略等書尚數十種藏於家公素無

疾丁丑十一月忽飲食稍減呼諸子孫前語之曰吾將逝矣己所不欲者勿以施諸人天之所惡者勿以行諸己爾輩勉之矣洒然而瞑公生以萬曆壬子八月二十九日距其卒得年八十有六元配岳氏累封夫人前公二十一年卒子男子二人之駒順治己亥辛丑進士平越縣知縣之驥太學生候銓州同知子女子三人適余姪啓沅張篤慶

□孫八人肇恒肇恪等以戊寅年四月二十六日大葬於淄川城南之祖阡公治命也銘曰

謂公為慧業文人而遺其糟粕謂公為經濟名臣

而志存丘壑謂公為道學真儒而不名濂洛謂公
為人天導師而已解禪縛世出世間天游寥廓八
十六年不愧不怍衆香國中游戲去來空山無人
水流花開

誥授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分巡河西

道素垣鮑公墓表并銘

元置行中書省於諸道又置行御史臺設平章叅
知政事御史大夫中丞等官皆視京師其權最重
明洪武初尚沿其制後乃改為布按二司然其權
猶重布政使缺往往以尚書出掌之如黃忠宣之

文趾道是也厥後設巡撫又設總制以莅其上
於是二司之權始輕 本朝因明之舊而臺諫屢
以裁官為請於時茂異之才退居林藪而不獲見
用於時者多矣此吾於鮑公而不勝慨然太息也
公諱開茂字夏生別字素垣濟南之長山人曾祖
君恩祖爾祿父化龍性倜儻不殖生產公幼而穎
異讀書目下數行於是使長子開芳治田而使公
治書公發憤曰均為人子兄任其勞弟享其逸可
乎不能自致青雲以報吾父兄者非夫也研鍊鑽
穴業以大就中明崇禎壬午鄉試 世祖皇帝順

治丙戌傳以漸榜 賜同進士出身授瑞州府推官志存矜恤人稱明允江西初定學校未興臺使交薦以按察司僉事攝理通省學政奉 俞旨公感激 朝廷異數謂江西理學節義之鄉鹿洞鷲湖規條具在日進諸生講明而訓課之西江文教之興實自公始己丑湖南用兵袁州臨吉之間小莽嘯聚所在蠡起庚寅遷湖西道布政使司叅議至即調兵食簡精銳申約束定賞罰廣間諜據防塞又示恩信以招徠之散其脅從卒用降人為導擣賊巢穴於是賊渠劉京就禽其黨皆烏

而上游之路始通公上功幕府疏聞於 朝是役也山坑之捷按釋擄掠婦女七十餘人顧里之捷按釋婦女一百六十餘人皆完其室家如更生焉大盜既平然後葺學宮勸開墾三郡汙萊悉成沃壤方次第舉行而公以內艱歸矣戊戌起家肇慶道副使兼攝瓊雷肇多徭人瓊多黎峒往往梗化聞公至相告曰是平湖西劇盜者皆帖帖毋敢犯法辛丑改陝西西寧道以父老將請侍養父不可乃泣涕受命尋宅外艱乙巳起補廊延安經大盜蹂躪之後土曠民稀人不給於耕耕不給於賦

三十九
賦稅日逋戶口流散公慨然曰明末劇寇亂中原
皆延人也今此子遺可不思所以勞來而安輯之
乎是非折畝不可乃作折畝議上之督撫具疏上
請報可於是三川流民歸者數千家戊申有旨
省方面官遂奉裁歸而公亦倦游矣里居與諸遺
老修香山洛社之會無復用世意周村巨鎮四方
商賈走集公世家於此視錢刀若將浼焉終其身
口不道計然之策即此一事過人遠矣生以萬歷
乙卯十二月十五日卒以康熙二十三年四月初
九日享年七十階中憲大夫歷官陝西按察司副

使元配周氏繼張氏贈封皆恭人治行相望而撫
育子女以克終公志則張恭人之功於鮑氏也子
男子一人秉謙歲貢生候銓教諭子女子二人一
適子兒啓沂一適益都趙澤漸孫女一人公之葬
少司寇高公珩既銘之矣後二十三年而予爲之
表銘曰

猗公之才允文允武絃誦詩書折衝樽俎湖西誓
師殲彼虓虎雕陰分臬均茲稅畝九天雷電三春
膏雨公之宏略建牙開府未竟厥施以篤餘祐

文林郎直隸河間府推官繩東高公墓表並

銘

公高氏諱瑋字握之別字繩東其先自蒙陰徙淄川曾祖柳溪公汝登名德重鄉里祖東溟公舉萬曆庚辰進士歷官巡撫浙江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父宏室公所蘊娶於王為先太師大司馬府君女生公暨弟少司寇珩世所稱念東先生者也二公皆具異秉數歲已讀書等身幼隨母歸寧太師試以經藝立成各嶽嶽不相下大奇之及歸親送之門或以為問答曰二孫雖童稚天下奇才也吾見之如中郎之於王仲宣元禮之於孔北海詎可以

童子而忽之由是益知名公年十四補博士弟子每試輒冠其軍而司寇以原籍為青州府學生每試與益都孫文定廷銓臨朐馮文毅溥鼎立相甲乙四公齊名一時亡敢抗者崇禎己卯公以第一人領解額文毅次之文定與司寇名又相次時人豔稱之比於唐陸宣公之得韓愈李絳崔羣李觀諸人宋歐陽充公之得二蘇曾鞏劉攽云既而司寇以崇正癸未登第為館職又三年世祖章皇帝順治丙戌傳以漸菑公始賜同進士出身授河間府推官是秋應河南聘為同考歸履任未幾

三五九四
而河間失守封疆大吏已下皆得罪公理官耳又
初受事亦牽連罷官公夙抱文章經濟入官數月
百未一試輒罷去又非其罪侘傺鬱咄咄無可
告語無聊不平則寄興山水自放於酒人秫田歲
入皆以釀酒平居無日不飲飲未嘗不醉客至必
留飲閉閣投轄鴟夷交卧不聽輒去如是以爲常
嗟乎士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累而行夫旣得時
而駕矣而坎壈失職百不一試譬蒲梢天馬籟浮
雲近閭闔而中道忽蹶湛盧干莫水截蛟龍陸剗
犀兕爛如列星渙若冰釋甫脫匣而鋒折能不伏

櫪悲鳴中夜吟嘯者乎此志士所爲搔髮太息而
欲呵壁問天者也公嘗游廣陵登酒樓醉後題壁
作擘窠大字鳳跋龍拏翌日人疑其仙也跡之知
爲公則競相傳說以擬武功之游康山云公雖自
放於酒然每集子姪族鄙誨以讀書作文之法凡
所成就者數人一諾終身不忘嘗受族兄託孤卒
撫之成立族有孤女具奩資嫁之公慷慨磊落與
人交不屑爲煦沫而義所當爲赴之不旋踵與司
寇洎季弟瓚終身友愛無間言其於酒特寄焉耳
生以明萬歷三十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卒以康熙

三才九子
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得年六十元配張孺人文淵
閣大學士禮部尚書張公至發孫舉人泰來女繼
配王孺人側室侯氏子男子七人之麟之駢之騏
之騫之駮之騶之駟女子四人一適張之良一
適孫生孫一適謝永思一適畢盛鑑孫男二十人
肇嗣肇勛肇泰肇賢肇順肇京肇錫肇和肇翰
肇聰肇毅肇鈺肇雍肇鈔肇鉞肇賁肇濬肇健
肇溥肇錦曾孫十四人述緒啓緒增緒傳緒碩緒
炯緒遠緒遞緒炎緒景緒永緒堅緒持緒源緒五
世孫二人貽穀貽慶以康熙九年十一月初七日葬

